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更名现象研究^①

王兆义¹²

(1. 浙江科技学院中德应用型大学研究院, 杭州 310023; 2.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近年来,在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中出现了集体更名的现象,掀起一股由政府推动、广大应用科学大学积极响应的潮流。更名是在“博洛尼亚进程”下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向之一,更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结果。更名代表了应用科学大学谋求与综合型大学同等地位的诉求,是应用科学大学对其“大学身份”的集体再塑造,以期在资源获取上获得与综合型大学同等的待遇。更名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了德国高等教育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在理念层面上从“经典大学”到“新型大学”之间的跨越。与此同时,在新的“身份”下,应用科学大学同样也面临着特色丢失、盲目从众的问题。

[关键词] 应用科学大学; 大学更名; 博洛尼亚进程; 大学理念

中图分类号: G6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667 (2019) 03-0053-08

应用科学大学(Fachhochschule,简称FH)是德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独具特色的一环,是指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之上,将其教学和科研的重心置于应用性导向的一种学校类型。^[1]近年来,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中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动向,其中最具代表性之一的便是应用科学大学的更名现象。从2005年开始,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州率先修改该州的《高等教育法》,确定将该州所有应用科学大学的德文名称“Fachhochschule”中的“Fach”去掉,统一改为“Hochschule für angewandte Wissenschaften”(即应用科学高等学校,简称HAW)^[2],随后在时任该州高校校长联席会议主席、奥芬堡应用科学大学的校长利博尔(W. Lieber)的推动下,该州所有的应用科学大学顺利完成了更名^[3]。自此,德国境内其他地区纷纷效仿,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更名潮。这个潮流甚至影响到了瑞士和奥地利,瑞士

联邦政府就曾计划组建一所名为“瑞士大学”(Hochschule Schweiz)的应用科学大学。^[4]德国应用科学大学集体更名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和讨论,一时间众说纷纭。在这些讨论背后,德国应用科学大学集体更名的背景、过程、动因以及影响是怎样的?本文结合有关数据和文献,对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更名现象进行初步的研究,并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一、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更名的背景

(一)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定位历程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应用科学大学的相继成立,对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定位也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1968年,联邦德国文教部长会议达成决议,认定了应用科学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独特定位”。^[5]1976年,在高等教育框架法中将应用科学大学纳入其职能范围^[6],标志

①本文系2016年浙江省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以学生为主体、能力培养为导向的‘五位一体’实验教学体系改革——基于中德合作办学实践”(项目编号:jg20160113)子课题“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制度研究”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兆义,男,浙江科技学院中德应用型大学研究院讲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着应用科学大学在制度层面上正式被升入了高等教育范畴。1972年,大学校长联席会议决议,将应用科学大学的英文名称定为“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简称UAS)^[7]。1977年,柏林应用科学大学的提佩(Jürgen Tippe)教授正式成为德国科学委员会的代表^[8],意味着应用科学大学从当时主要负责中小学教育的文化部序列中抽离出来进入了科研部序列,同时也明确了其学术自治和教学、科研的自由。基于此,有学者采用了“不同但等值”的说法来表述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与综合型大学在德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定位。^[9]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定位历程基本都是围绕其“高等教育机构”的地位进行的,而应用科学大学的集体更名是对其高等教育领域定位的延续,是对其“等值”的再一次强调:相比“不同”而言,“等值”才是最重要的。

(二) 对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更名的质疑

应用科学大学的更名引发了诸多质疑。首先就是更名带来一系列的直接成本,如重新设计或更改校标、网站地址、建筑物标名、地名等。据估计,一所学校在更名方面所需投入的直接花费约为10万欧元^[10],这无疑会加重各个学校和当地政府的财政负担。此外,更名还间接增加了信息成本,许多新生在入学时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明明当初申请的是一所应用科学大学(FH),怎么入学时就突然变成另一个名字?《汉诺威汇报》就直言不讳地称应用科学大学的更名带来的是一场“混乱”^[11];《南德意志报》则认为这次更名就是“表面文章”^[12]。

许多综合型大学的校长和教授对此嗤之以鼻,如汉诺威大学的校长不无讽刺地说:“现在所有应用科学大学都成了‘高等学校’(Hochschule,简称HS),但不是所有‘高等学校’都是应用科学大学,更名变成了一场文字游戏。”^[13]即使在有些应用科学大学内部,也对更名采取谨慎的态度。一所应用科学大学的校长表示,“更名既无必要,也不可取”,在他的眼里,“高等学校”(HS)是一个“宽泛的

概念”,在这个称谓下,原本的名称“应用科学大学”(FH)显著的应用性导向人才培养特色被“稀释了”^[14]。而改名成“高等学校”或者“技术高等学校”(Technische Hochschule,简称TH)的应用科学大学将在词义上与综合型大学(Universität,简称UNI)和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ät)产生混淆,这是后者所不能容忍的。^[15]

二、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更名的历程

(一) 更名的范围

从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2017年发布的数据来看^[16],在所有221所应用科学大学(FH)中,2007年后新建的都采用了“高等学校”(HS)的命名方式,除去部分私立及教会创办的应用科学大学外,其余绝大多数应用科学大学已经完成更名,全德仍保留“应用科学大学”(FH)的名称、未更名的仅剩10余所^①。即使是这些学校也在“蠢蠢欲动”,准备跟随这股更名的大潮,“应用科学大学”(FH)这个名称大有被现实慢慢遗弃、被历史逐渐尘封之势。^[17]

(二) 更名的基本方式和过程

更名的基本方式概括起来有三种:一是直接转换名称,如从“应用科学大学”(FH)转变为“高等学校”(HS)、“技术高等学校”(TH)、“应用科学高等学校”(HAW)及其英文名称“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等;二是转换名称加上后缀,如从“应用科学大学”(FH)转变为“高等学校”(HS)加上英文名称“UAS”后缀;三是保留原名称,加上“应用科学高等学校”(HAW)作为前缀或后缀。下页表1显示了93所已更名的公立应用科学大学中,对应每种更名方式的学校数量及典型样例。

从更名后的名称来看,核心层面是将“应用科学大学”(FH)改为“高等学校”(HS),但也出现了“应用科学高等学校”(HAW)、“技术高等学校”(TH)等“派生”出来的新名称,并没有完全实现名称上的统一。从更名的过程上

①截至2018年4月,尚未完成更名的学校共有12所,其中北威州5所,石荷州2所,图林根州2所,梅前州1所,勃兰登堡州1所。详见http://www.de-moe.edu.cn/article_read.php?id=12057-20171218-4874。

表 1.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更名方式^①

更名后的名称	更名方式	学校数量	典型样例
高等学校 (HS)	直接变为“高等学校”	34所	汉诺威应用科学大学 (Hochschule Hannover)
技术/经济/建筑土木/设计/管理等高等学校 (Hochschule für Technik/WirtschaftArchitektur&Bauwesen/Gestaltung/Verwaltung...)	直接变为“**类型高等学校”	19所	柏林技术与经济大学 (Hochschule für Technik und Wirtschaft Berlin), 不莱梅公共管理大学 (Hochschule für öffentliche Verwaltung Bremen)
高等学校, 应用科学大学英文名 (HS, UAS)	变为“高等学校”, 并增加英文名称	15所	波鸿应用科学大学 (Hochschule Bochum -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技术高等学校 (TH)	直接变为技术高等学校	9所	勃兰登堡技术高等学校 (Technische Hochschule Brandenburg)
应用科学大学, 应用型高等学校 (FH, HAW)	保留应用科学大学, 加上“应用型高等学校”	7所	阿沙芬堡应用科学大学 (Hochschule für angewandte Wissenschaften, FH Aschaffenburg)
应用型高等学校 (HAW)	直接变为“应用型高等学校”	6所	汉堡应用科学大学 (Hochschule für angewandte Wissenschaften Hamburg)
应用型高等学校, 英文名 (HAW, UAS)	变为“应用型高等学校”, 加上英文名称后缀	2所	奥格斯堡应用科学大学 (Hochschule für angewandte Wissenschaften Augsburg -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应用科学大学的英文名称 (UAS)	直接变为英文名称	1所	法兰克福应用科学大学 (Die Frankfurt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来看, 由于德国的联邦州 (自由汉莎城市) 拥有教育立法的自主权, 因此主要是各联邦州 (市) 通过修改地方《高等教育法》, 然后由州议会决议的形式实现。因此在更名时间和方式上, 基本呈现出以联邦州 (市) 为单位的同步性特征, 如柏林市要求所有应用科学大学在 2009 年 4 月 1 日前完成从“应用科学大学” (FH) 到“技术/经济高等学校” (Hochschule für Technik/Wirtschaft) 的更名^[18], 巴伐利亚州内的应用科学大学基本都以“应用科学高等学校” (HAW) 的形式进行更名^[19]。

三、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更名的动因

(一) 更名的外在驱动力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更名缘于其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更名的外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博洛尼亚进程” (Bologna Process)

带来德国学位制度的改革。“博洛尼亚进程”基于 1999 年欧洲理事会 (European Commission) 签订的“博洛尼亚宣言” (Bologna Declaration), 主要致力建立统一的“欧洲高等教育区”。^[20]作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积极推动者, 德国既是博洛尼亚协议的首批签约国之一, 也是博洛尼亚进程的发起国, 在相关政策的制定阶段就已深度参与。对于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来说, “博洛尼亚进程”带来的最核心的变化就是欧洲学分转换认可制 (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System, ECTS) 的引入和“学士—硕士—博士”的三级学位制取代了原来的“文凭”学位制度。在此之前, 德国综合型大学颁发的理科“文凭”为 Diplom, 而应用科学大学颁发的文凭则为 Diplom (FH), 前者在国际上等同于硕士学历, 后者则等同于学士学位。“博洛尼亚进程”之后, 应用科学大学和综合型大学统一采取三级学位制, 从法理意义

^①据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下属网站 Hochschulkompass 高校名录及驻德使馆教育处网站发布的数据整理, 见 <https://www.hochschulkompass.de/hochschulen.html>, 及 http://www.de-moe.edu.cn/article_read.php?id=12057-20171218-4874, 数据截止为 2018 年 2 月。

上来说,德国的综合型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在学位制度上不再存有区别。在这个背景下,人们对应用科学大学和综合型大学之间认知差异的学位制度载体消失了,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属于高等教育范畴,都是“大学”。

第二,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高等教育外延的拓展。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了扩张态势,许多新型大学迅速发展壮大。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认知也逐渐发生了改变,高等教育已经褪去了“精英化”的标签,而逐渐向“大众化”和“普及化”靠拢,高等教育的内容、组织方式、生源构成等也在同期发生伴随性的变化。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 ISCE)中,将“高等教育”进行了重新定义:建立在中等教育基础之上,在专业化的学科领域提供学习活动,不仅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教育,还包含了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21]在德国的教育体制中,作为应用科学大学前身和“门脉”的职业技术学校(Fachschule)和职业学院(Fachakademie),由原来的中等阶段(第二阶段)被调整到了综合型大学所属的第三阶段中。^[22]这样一来,应用科学大学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就更加“根正苗红”了。

第三,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与综合型大学的趋同发展。近年来,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与综合型大学呈现出一种彼此趋近的发展态势。在发展规模上,应用科学大学的发展呈现出强大的活力,从1995年到2015年的20年间,所有类型大学的数量从297所增加到了400所,其中应用科学大学的增幅达到了58.7%,同期综合型大学却仅增加了2所^①,增长的主要学校类型就是应用科学大学。到了2016—2017冬季学期,应用科学大学的数量已经占到了德国全部高校的55.4%,学生人数约为99万人,占高等教育学生总数的35.6%,支撑着德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半

壁江山”。^[23]在院校治理模式上,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美国出现了“新型公共管理”和“网络化治理”的治理理念,大学逐渐由一个“行政主体”转变成为一个“决策角色”,进入了一个以竞争为导向的市场。^[24]这很快对德国也产生了影响,无论是综合型大学还是应用科学大学,都面临着来自国际和国内的资源、生源竞争压力,在网络化治理模式下,质量和效率成为教学目标实现的重点,而学校的声誉和地位成为获得更多发展资源的法宝。在专业及课程设置上,应用科学大学的专业覆盖逐渐超越了传统,从而扩散到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医学、语言学等原来在综合型大学中才有的专业。同时,随着前述“博洛尼亚进程”的推进,综合型大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标准化和系统化逐渐显现,在一定程度上,应用科学大学与综合型大学之间的界线愈发模糊,朝着“单一化高校的方向”发展。^[25]

总之,应用科学大学在其创办之初获得的高等教育的“类属定位”,为应用科学大学要求与综合型大学获得同等地位提供了法理依据,“博洛尼亚进程”为这一同等地位提供了事实表述,而作为新型大学身份获得快速发展的应用科学大学自然会在社会资源、生源市场、就业市场的竞争中向传统的综合型大学发起挑战。从本质上看,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更名最直接的出发点就是对自己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一身份的再建构。

(二) 更名的内在原动力

应用科学大学更名受到了大多数此类大学内部尤其是领导层的欢迎,正如波恩-莱茵-锡根应用科学大学(Hochschule Bonn-Rhein-Sieg)校长哈特姆特·因内(Hartmut Ihne)表示:“时代不同了,应用科学大学再也不是当时的前身‘工程师学校’(Ingenieurschule)了,就像那些综合型大学也不是当初的教会学校(Klosterschule)了;唯有‘高等学校’(HS)或

^①数据来源:AutorengruppeBildungsberichterstattung.Bildung in Deutschland 2016.[EB/OL].(2016-07-21)[2017-11-15].http://www.bildungsbericht.de/de/bildungsberichte-seit-2006/bildungsbericht-2016/pdf-bildungsbericht-2016/bildungsbericht-2016.值得注意的是,增加的应用科学大学主要为私立性质的院校。

者‘应用型高等学校’（HAW）才能体现出应用科学大学面临的新形势。”^[26]应用科学大学更名的内在需要和动力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谋求更高认可的需要。由于大多数应用科学大学的前身是职业教育性质的工程师学校，在诸如研究等领域，应用科学大学一直受到一些“偏见”和“歧视”。许多人认为，应用科学大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只需要培养一些具有特定资质和能力的人才，这类大学的教授只需要专注于教学，不需要从事科学研究，它们也没有获得“博士授予权”的必要，在应用科学大学和综合型大学之间，需要设定一条严格的界线。在许多人的刻板印象中，综合型大学的学生素质要高于应用科学大学的学生，综合型大学的层次和培养质量也要高于应用科学大学。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的应用科学大学毕业生想要获得博士学位，在这类大学中设置博士授予点，就成为许多应用科学大学的迫切需求^[27]；另一方面，应用科学大学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从1980年以来，这类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均低于综合型大学，而其就业率也通常都高于后者。^[28]对于许多应用科学大学来说，更名是消除上述偏见、获得社会更高认可的题中之义。

第二，推进国际化战略、争夺生源市场的需要。“博洛尼亚进程”以及“伊拉斯谟项目”等计划的推进，大大带动了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高校积极投入到国际高等教育市场中，吸引国际留学生。随着三级学位制的统一实施，应用科学大学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与综合型大学争夺国际学生的竞争资本。然而，由于其德文名称“Fachhochschule”中“Fach”含有“专科、专业”的意思，在翻译成其他语言时，通常会丢失“大学”的含义，也与其英文名称“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不能完全契合。例如，“Fachhochschule”这个概念刚刚进入我国时，被翻译为“高等专科（业）学校”^[29]，被等同于我国的大专或高专，这种称法甚至延续至今^[30]，这对应用科学大学的声誉带来一定的损失^[31]。因此，将“应用科学大学”（FH）改为“高等学校”（HS）或者“应用科学高等学校”（HAW）等，更

能准确地反映应用科学大学在德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现状，从而帮助其在国际教育市场竞争中获得与综合型大学“同等的地位”。

第三，“羊群效应”的驱动。如前所述，从更名的态势来看，各地（包括相邻的联邦）的学校往往是集中进行改名，而且更名的方式也具有同步性，这与各联邦州政府的积极推动密不可分。但不能忽视更名对许多应用科学大学形成的“羊群效应”：应用科学大学国内生源的区域性很强，一旦邻近有应用科学大学进行更名，由于很难作出更名对未来生源影响的合理预期，其他的学校就会像羊群一样跟风而上进行更名，这种行为符合经济学中“羊群效应”的表现；对于那些尚未更名的学校来说，这种效应依然存在。这种扎堆更名的现象多多少少反映了一些应用科学大学的“非理性”。

四、启示与讨论

（一）更名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与我国高校从“学院”升格“大学”的意义不同，更名后德国《高等教育框架法》以及各联邦州的《高等教育法》中仍然保留了应用科学大学的类属，对其培养特色的说明也没有发生变化。各个学校在更名后的学校性质、专业特色、课程设置等方面也一切照旧，社会上对于应用科学大学更名的争论也并未超越更名现象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应用科学大学的更名并不能被看作是一场“改革”。前文提及“Fachhochschule”这一概念逐渐消失的态势目前显然还不成立，应用科学大学这一高等教育类型更不会就此消失，它将以“Hochschule”的名称继续存在于德国高等教育体系中。

一般来说，大学更名的主要出发点乃是基于社会（国际）认同的需要，目的是降低在教育市场竞争中的交易成本。^[32]通过更名这样一种社会组织行为，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与“大学”这个概念体系建立了归属关系，通过专业认证、院校认证等行为更是从规范性的角度强化了这种同质性关系。在与国内综合型大学获得财政支持和争夺生源的竞争方面，以及在参与国际教育市场竞争和合作方面，

应用科学大学将会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应用科学大学通过更名更多的是表达出一种渴望与综合型大学获得同等对待的诉求，同时也展示出与后者竞争资源的姿态。

(二)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随着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更名，其与综合型大学之间的界线将更为模糊，彼此趋近的发展态势将进一步加剧，这对于应用科学大学未来的发展不全尽是好处。正如乌尔斯·齐纳（Urs Kiener）所言，应用科学大学将自己置身于与综合型大学同等的地位，这将导致应用科学大学身份认同的销蚀^[33]，从而造成自身特色和传统的弱化与丢失。许多学校在更名过程中并未进行严谨的论证和考量，而是选择“从众”或标新立异，如法兰克福应用科学大学直接将原德语校名“Fachhochschule Frankfurt”改为英文的“Frankfurt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应用科学大学对其未来发展的盲目性。

“泛学术化”是德国应用科学大学更名过程中出现的另一个争议性问题。由于学生在应用科学大学内只学习如何运用那些“已出炉”的研究结果和研究方法，难以开展独立的研究；而应用科学大学里的教授在科研方面的水平也明显弱于综合型大学。因此，有学者认为，对于应用科学大学而言，泛学术化只能带来名义上的“能力提升”，而这种能力对他们来说是“异质的能力”^[34]。

在推动应用科学大学更名的背景下，各州政府纷纷出台扶持政策，要求加强应用科学大学的应用型研究。与此相对立的是，如何对“应用型研究”进行界定，目前似乎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35]在“应用型研究”这一上位概念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应用科学大学在科学领域的功能逻辑也不能得到明晰和界定，而只能在缝隙中寻找参与的切入点。与此同时，在应用科学大学内部，教授们出现了分化：年轻教授对此表示欢迎，希望获得更多的科研机会；年长一些的教授则认为他们的教学工作量已经足够多，再被要求参与科研简直就是强人所难。目前看来，这种内部的分化将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

间，最终在组织机能上导致应用科学大学与其传统和特色的割裂。

(三) 跨越“高等学校”（HS）与“综合型大学”（UNI）间的语义藩篱

《瓦里希德语词典》如此解释“高等学校”（HS）词条：即综合型大学，以文理中学毕业证书为入学条件的教学、研究机构，可以培养博士生^[36]；而对“综合型大学”（UNI）词条则如此解释：全知识领域的教学、科研机构，高等学校（Lehr- und Forschungsstätte für alle Wissensgebiete, Hochschule）^[37]。这种互为解释的方法显然不能帮助我们语义上对两者进行辨析，更不符合原先对两者“不同但等值”的定位现状。从德语的用词习惯来说，“高等学校”（HS）显然是一个更为宽泛的上行概念，自然也包括了应用科学大学和综合型大学等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因此，从语义角度来看，将Fachhochschule更名为Hochschule是不合适的。如果我们从词源来看，“Universität”源于拉丁文中的“Universitas”，意为学者的共同体，带有古典色彩；而“Hochschule”是一个地道的德语词。基于此，我们不妨将“Universität”称为德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经典大学”，抑或是诞生于德国经典大学理念的大学，而“Hochschule”则可以被称为“新型大学”，两者的发展历程大致符合“经典大学”与“新型大学”的分类。

(四) 德国大学理念的嬗变

承前所述，作为新型大学的应用科学大学通过更名、获得博士授予权等方式进入了作为经典大学的综合型大学的“场域”。虽然在当下尚未对综合型大学构成太多实质性的威胁，但应用科学大学始终扮演着一种“搅局式”的竞争者——它试图进入综合型大学任何一处原本“独享的空间”，从学生、财政拨款到科研项目；出于其资源条件的先天不足，也许它们分不了多少“羹”，但是综合型大学对此始终“如鲠在喉、如芒在背”。竞争法则的变化以及两者的趋近发展，一定程度上催化了德国高等教育理念从“教学、科学、自由、寂寞”的古典模式^[38]向注重公平、效率、标准和质量的新型大学模式嬗变。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发展模式，更

名与合并往往相携发生,我们是否可以预见,应用科学大学、工业大学、综合型大学之间进行合并和兼并,“企业型大学”是否会在德国站稳脚跟?对于这个问题,还需要我们对德国高等教育的动向给予持续的关注。

参考文献:

- [1] Hannes Berger, Lukas C. Gundling: Hochschulpolitik und Hochschulrecht. Am Beispiel des Landes Thüringen[M]. Hamburg: Verlag Dr. Kovac, 2015: 86.
- [2] Landesrecht BW Bürgerservice. Gesetz über die Hochschulen in Baden-Württemberg (Landeshochschulgesetz – LHG) Vom 1. Januar 2005[EB/OL]. (2005-01-01) [2018-01-15]. <http://www.landesrecht-bw.de/jportal/?quelle=jlink&docid=jlr-HSchulGBWV19P69&psml=bsbawueprod.psml&max=true>.
- [3] Die Geschichte der Rektorenkonferenz. Der Hochschulen für Angewandte Wissenschaften Baden-Württemberg e.V. (HAW BW e.V.)[EB/OL]. (2016-08-25) [2017-12-11]. <https://www.hochschulen-bw.de/home/haw-bw/historie.html>
- [4] Fachhochschulen. <http://www.hls-dhs-dss.ch>. [EB/OL]. (2011-11-23) [2018-01-15]. <http://www.hls-dhs-dss.ch/textes/d/D46285.php>:
- [5] KMK. Bekanntmachung des Abkommens zwischen den Ländern der Bundesrepublik zur Vereinheitlichung auf dem Gebiet des Fachhochschulwesens [EB/OL]. (1969-1-17) [2017-11-20]. https://recht.nrw.de/lmi/owa/br_bes_text?anw_nr=1&gld_nr=2&ugl_nr=2230&bes_id=2477&val=2477&ver=7&sg=1&aufgehoben=J&menu=1.
- [6] 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 und für Verbraucherschutz. Hochschulrahmengesetz (HRG 1976) [EB/OL]. (1976-01-26) [2018-01-14]. <https://www.gesetze-im-internet.de/hrg/BJNR001850976.html#BJNR001850976B JNG00090331>.
- [7] Westdeutsche Rektorenkonferenz (Hrsg.). Gesetze über die Fachhochschulen der Länder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onn-Bad Godesberg 1972 (Dokumente zur Hochschulreform XX/1972) [EB/OL]. (2017-01-20) [2018-01-14]. <http://www.worldcat.org/title/gesetze-uber-die-fachhochschulen-der-lander-der-bundesrepublik-sowie-errichtungsgesetze-fur-gesamthochschulen-in-nordrhein-westfalen-und-kassel/oclc/64531799>.
- [8] Holuscha, Elisabeth. Das Prinzip Fachhochschule– Erfolg oder Scheitern [M]. Münster: Verlagshaus Monsenstein und Vannerdat OHG Münster, 2013: 414.
- [9] Claudius Gellert. Andersartig, aber gleichwertig. Anmerkungen zur Funktionsbestimmung von Fachhochschulen[J] Beiträge zur Hochschulforschung. Nr. 1/1991: 1–25.
- [10] Michael Grabenströer. Der Name Wiesbaden verschwindet [EB/OL]. (2009-09-02) [2017-11-17]. <http://www.fr.de/rhein-main/alle-gemeinden/wiesbaden/fachhochschule-der-name-wiesbaden-verschwindet-a-1079027>.
- [11] [13] Juliane Kaune. Umbenennung der FH sorgt für Verwirrung [EB/OL]. (2012-01-06) [2018-01-05]. <http://www.haz.de/Hannover/Aus-der-Stadt/uebersicht/umbenennung-der-fh-sorgt-fuer-verwirrung>.
- [12] [14] [26] Henning Hochrinner. Alles Unis oder was? Neue Namen für Fachhochschulen [EB/OL]. (2010-05-17) [2017-11-17]. <http://www.sueddeutsche.de/karriere/neue-namen-fuer-fachhochschulen-alles-unis-oder-was-1.383219>.
- [15] Thomas Maier. Scharfe Kritik der hessischen Unis an Stärkung der Fachhochschulen [EB/OL]. (2015-07-16) [2018-01-05]. NEWS4TEACHERS. <https://www.news4teachers.de/2015/07/scharfe-kritik-der-hessischen-unis-an-staerkung-der-fachhochschulen>.
- [16] [23] Hochrektorkonferenz. Hochschulen in Zahlen 2017 [EB/OL]. (2017-05-08) [2017-12-11]. https://www.hrk.de/fileadmin/redaktion/hrk/02-Dokumente/02-06-Hochschulsystem/Statistik/2017-05-08_Final_fuer_Homepage_2017.pdf.
- [17] [18] Der Tagesspiegel. Berlin schafft Fachhochschulen ab [EB/OL]. (2008-12-19) [2018-01-15]. <http://www.tagesspiegel.de/wissen/umbenennung-berlin-schafft-fachhochschulen-ab/1400104.html>
- [19] Bayerisches Staat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Kultus, Wissenschaft und Kunst. Hochschulen für angewandte Wissenschaften: praxisnah studieren [EB/OL]. (2013-03-25) [2017-12-12]. <https://www.km.bayern.de/studenten/hochschulen/hochschulen-fuer-angewandte-wissenschaften.html>.
- [20] Bologna Process..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EB/OL]. (2010-09-20) [2017-11-16]. <http://www.ond.vlaanderen.be/hogeronderwijs/bologna/896.C>.

- [21] 杨仲山, 郑彦. ISCED(2011): 理论发展与分类变化 [J]. 统计研究, 2012(11):26-30.
- [22] 王兆义, 郑友取. 挣脱“同一模式”下的概念迷思——对借鉴德国 FH 人才培养模式的再思考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7(6):59-65.
- [24] Paradeise C, Reale E, Bleiklie I, et al. University Governance[M]//University governance .Amsterdam: SpringerNetherlands , 2009:203,245-246.
- [25] Joybrato Mukherjee. Nein zur Einheitshochschule[EB/OL]. (2015-09-09) [2018-02-01]. <http://www.forschung-und-lehre.de/wordpress/?p=19318>.
- [27] Thorsten Karbach. Die Leistung stimmt, der Dokortitel ist das Ziel [EB/OL]. (2013-11-09) [2018-02-16]. <http://www.aachener-zeitung.de/news/hochschule/die-leistung-stimmt-der-dokortitel-ist-das-ziel-1.701411>.
- [28] 张源泉等. 德国大学的最后碉堡? ——应用科学大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之争 [J]. 当代教育研究季刊, 2016(2) :1-37.
- [29] 李其龙. 西德的高等专科学校 [J]. 全球教育展望, 1979(1):9-15.
- [30] 邱艳萍. 德国高专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启示 [J]. 陕西教育(高教), 2014(1):145-146.
- [31] 周海霞. 德国应用科技大学(FH)获博士学位授予权之争议 [J]. 外国教育研究, 2014(10):96-108.
- [32] 李旭. 大学更名的组织社会学透视 [J]. 教育与考试, 2013(02):71-74.
- [33] Kiener U. Die Fachhochschule als Missverständnis. Reform, Identität, Selbstbeschreibung[J]. Swiss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3, 39(2):341-360.
- [34] Litty T. Die Fachhochschule im Licht der verfassungsrechtlichen Garantie der Wissenschaftsfreiheit[M]. Bonn:Deutscher Hochschulverband, 2006 ; 318-319.
- [35] 王建华. 高等教育的应用性 [J]. 教育研究, 2013(4):51-57.
- [36] [37] Gerhard Wahrig. 瓦里希德语词典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651, 1303.
- [38] 陈洪捷. 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52-65.

A Research on the Renaming of the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 in Germany

WANG Zhaoyi^{1,2}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Applied Universities in China & Germany a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2.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at th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phenomenon of collective renaming among the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UAS) in Germany. This is a trend promoted by the governments and implemented by the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 Under the "Bologna Process"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UAS's renaming is one of the trends of German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With a view of obtaining equal treatment with the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in the acquisition of resources, the UAS try to seek the same status as a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and remold its "University Identity" through the renaming.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renaming is greater than the substantive significance. To some extent, the renaming implies a leap from the "classical university" to the "new university" at the conceptual level of higher education in Germany and even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e meantime, under the new "identity", the UAS also face the problems of losing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following blind conformity.

Key words: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renaming of universities; the Bologna process; concept of universities

责任编辑: 付燕